



走，厮跟着去 泡温泉

□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

一场寒雨，催着深秋给初冬让位，“冷”字登场，成为日常问候中的“热”词。这时节，洗个热水澡，泡个温泉，是古人与今人、帝王与百姓共同的爱好。

泡个热水澡 四体春悠悠

说古人洗澡，得先简单解释一下古今用词差异。如今我们说沐浴、洗澡是一回事儿，古人分得可细了：沐，去首垢；浴，去身垢；盥，去手垢；洗，去足垢；澡跟盥一样，都是洗手。

这下再看白居易的诗《新沐浴》，就知道他是既洗了头，又洗了身。

很多人说白居易不爱洗澡，可不敢信，捣人哩。

白居易四十岁出头时确实写过“经年不沐浴，尘垢满肌肤”，应是他为母守丧，按礼制不能洗澡。实际上，白居易很享受洗澡后的舒适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。

白居易晚年退居洛城养老，住在履道里宅园，说不定园中就有带壁炉的浴室。一个冬夜，他刚洗完澡，浑身舒畅，忍不住写诗感慨：“夜来新沐浴，肌发舒且柔。宽裁夹乌帽，厚絮长白裘。裘温裹我足，帽暖覆我头。先进酒一杯，次举粥一瓯。半酣半饱时，四体春悠悠……”

写罢沐浴之享受，白居易抚心自愧，他想起羁旅在外的游子、征戍边疆的战士，想起穷途绝粮客、寒狱无灯囚，以自己之饱暖、舒适对比民众之饥寒、艰辛，表达心中愧疚不安，多么温暖、善良的诗人啊！

搓背手要轻 苏东坡怕疼

古人都像白居易一样在家洗澡吗？非也。

古代有浴堂、混堂、香水混堂、香水行，都是澡堂。皇宫里的浴堂又称浴殿，唐代皇帝常在这里召见文人学士。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寺院一般会修建专属浴堂，方便僧徒洗浴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提到，西晋末年，洛阳有佛寺42所，后仅存宝光寺，隐士赵逸曾指着园中一处地方告诉僧人：“这里是以前的浴堂，前方五步远，应有一口井。”

到了宋代，商业发达，民间澡堂也多了起来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北宋东京（今开封）有浴室院，“在第三条甜水巷”，甜水巷有甜水井，水质上佳，用这水洗澡再好不过。《都城纪胜》中说在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，浴堂称作“香水行”。香水行特别亲民，只要“纳一钱于主人”，贩夫走卒都能进去泡汤池，洗个痛快。

宋代的浴堂还有专人搓背，苏东坡有一

阕《如梦令》曰：“水垢何曾相受。细看两俱无有。寄语揩背人，尽日劳君挥肘。轻手，轻手，居士本来无垢。”看来东坡先生怕疼，直叫搓背人轻点儿，再轻点儿。

不光繁华都市有澡堂。南宋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讲了一个北地赏柳的故事，说北方游牧民族鞑靼所住的地方极寒，没有花木，草长不过尺，四月才见草绿，八月就开始下雪，但有一个地方种了一株柳树，到了春天，当地人都跑去观赏“异卉”，就因为这里开了一个混堂，四季热气蒸腾，门口的土地都变暖了。

洛城温泉水 常留太古春

混堂的热水得靠人力烧，有温泉可就方便多了。

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，唐玄宗携杨贵妃泡温泉的故事，几乎家喻户晓。帝妃二人还穿着同款浴衣，《旧唐书》中称：“前时内库唯二锦袍，饰以金鸟，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，一即与贵妃。”

女皇武则天也爱泡温泉。据北宋文豪欧阳修在《唐流杯亭侍宴诗跋》中介绍，公元700年，武则天临幸汝州温泉，曾在这里大宴群臣，仿效王羲之兰亭“曲水流觞”，命众人饮酒赋诗，并立碑造“流杯”亭，记录这一文坛盛事。
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作《临汝温泉》一诗曰：“山前阴火煮灵源，昔日曾临万乘尊。历尽兴亡只如此，不随时俗变寒温。”

范纯仁是咏临汝温泉不随时俗变寒温之品，明自己不随波逐流之志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相比之下，清代新安籍诗人吕公滋的《夷里温泉》，更像一条单纯的“广告”：“岭头飞雪白，河上冰如银。唯有夷里水，常留太古春。”

这首诗写的是新安县暖泉沟（今暖泉社区）的夷里温泉。相传，北宋初年，“希夷先生”陈抟（tuán）隐居暖泉沟，这一带因此又叫“夷子里”。暖泉沟后来出了北宋名臣钱若水，许是打小就听高士陈抟的故事，少年钱若水还曾到华山访陈抟。

清乾隆时期，夷里温泉成了“新安八景”之一，知县邱峨也有一首《夷里温泉》，中间四句称：“掬月石边流未冷，濯缨岩下气常温。暖非照日烟先起，寒不成冰浪欲翻。”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的徐志锋老师说：“暖泉沟已无明河，有井，井水仍有三四十度。”

如今，洛阳市区就有温泉，太古春近在咫尺，咱可真是比古代的皇帝、高士还有福。



大腹便便

□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

形容一个人长得胖，可以说大腹便（pián）便、肥头大耳、膀大腰圆……这几个词侧重点不同，但词典里只给大腹便便加括号注明其含贬义。

大腹便便怎么了？我们翻开《后汉书》一探究竟。

这一成语出自东汉文学家边韶的传记。

边韶，字孝先，陈留浚仪（今开封）人。他以文章知名，口才也非常好，门下有几百个学生。

一次，边韶白天假卧。假卧即假寐，不是假装睡觉，而是不脱衣冠而睡，也叫和衣而睡、和衣打盹，多指坐着或靠着。

见边韶打盹儿，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私底下嘲笑他，还编了个顺口溜：“边孝先，腹便便。懒读书，但欲眠。”便便是腹部肥满的样子。这个学生嘲笑老师长得胖，不好好钻研学问，就想着睡觉！

顺口溜朗朗上口，不少学生偷偷跟着念，结果传到了老师耳朵里。边韶也不生气，而是寻找适当的机会给大家上了一课：“边为姓，孝为字。腹便便，五经笥（sì）。但欲眠，思经事。寐与周公通梦，静与孔子同意。师而可嘲，出何典记？”

这话大意是说，边是我的姓，孝是我的字，别看我肚子大，它可是个“五经笥”，里头装满了知识。你以为我只想着偷懒睡觉？我其实是在想书中的道理。我在梦里跟周公讨论问题，静下来琢磨孔子说过的那些道理。你们如此嘲笑先生，是从哪本典籍上学来的呢？

学生们听罢惭愧不已，边韶之辩才令人折服。汉桓帝在位时，把边韶召到洛阳，征拜其为太中大夫、著作东观。东观位于东汉洛阳南宫，为皇宫藏书之府，也就是东汉的国家图书馆。班固、班昭、蔡邕等都曾奉诏于东观撰修国史，边韶就是在这里上班。

后人从边韶的故事中拎出一个夸人的词儿：五经笥。笥是盛衣物或饭食的方形竹器，五经笥指一个人腹中装满经学，有如藏五经的竹箱，用来称精通经学的人。

然而，“腹便便”在滚滚红尘中染上了不太好的意思，摇身一变，成了“大腹便便”。